

宋文宪公全集

第一函
十一册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五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序七

送刑部尙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旣立。不加以問學。猶玉
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旣充。不邁其時。猶操瑟
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旣逢矣。苟處之
閒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閭闔而
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
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
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浮沈
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己任。會海內不靖。羣盜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

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巖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縉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欲然。每以爲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旣入。見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翺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雄邃。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

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甯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音抽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勲業焜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勛哉

鑾坡後集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鑾輿時幸而敕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

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勸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厯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隸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甯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啟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

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母驟語以高遠。恐其
陵躐而不遜也。母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母過於
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母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
藝也。母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母習之以無用之
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
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
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
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
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
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矧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予
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量。
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奧。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同上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敕甯。文化洽熙。罔閒內外。聖天子猶肝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籌。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材。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爲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兼之。命旣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

焉。上之摩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貶。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天下才良者眾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

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以佞而以規。同上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竝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委任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爲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

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爲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輦轂煩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爲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鋤其彊悍。培其良順。俾山巔海涯之民。

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爲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爲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爲公贈。且以爲公規。韓刻補輯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眾。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

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
憂之之不暇矣奚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
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
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入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
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
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
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
庭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
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
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朝京橐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

種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爲一等之爵。眾建宗親。以爲雄藩。故亦設傳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傳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爲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於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爲之傅。命旣下。爲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乎其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竟擢高第。遂爲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卽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旣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

朔南接關陝。其地爲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慤
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
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闕。
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爲
哲王。斯民爲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
舉矣。李君尙勛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勲績之
凝。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於
成功。自賢傳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尙勛之哉。濂之有望於
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鑾坡前集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
擢爲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爲諸

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早趨朝。已卽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卽啟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秉忠慤。可任以事。特命爲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爲賦詩。予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爲酒泉。爲張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彊。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

臣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民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寘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閒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裘。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資爾馬。若弓爾其甯哉。氓縱曰。愚離水火而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毳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赭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霍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捫馬湮滿壺。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爲聲詩。以洩生平磊塊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

以爲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爲序。

鑾坡續集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爲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夔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爲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爲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爲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脩。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爲武城也。以禮樂爲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爲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醕風美俗。